



(一)我們以萬分的誠懇，再度請求母校能印製一份精美的英文畢業證明書和成績單；明明是英文證明，何以說是羅馬化的文字？而且用盡了，學校不知其中錯誤甚多，再重印使用，使多少同學拿了托福或ECFMG的證書，躊躇在松山機場，此種錯誤百出的英文證明，對學校是侮辱，更有碍國際觀瞻，誤了同學前程，莫此為甚！同學們已感到寧缺勿濫；世界各大學均可頒授學位，唯吾校不然，反而……我們耿耿於懷。

(二)學校當局應重視附設醫院之住院醫師，不該待他們為「避難者」，也不該中途淘汰，蓋 NON—Pyramidal 或Rectangular System已為世界潮流所趨。

(三)學校諸位教授儘量能樂於為畢業同學和助教出國寫介紹信，而不是押「賣身符」甚或拒絕了事。

(四)杏園十四期社論，把自己的學校，同學、家長罵為「不倫不類」。須知縮短醫學學年，乃為世界潮流，

英倫、北美、南美均有五、六年制學校，說穿來，改制學院，對同學而言，是免於在社會上被歧視，就學校而言，多收學費，經費充裕。我們改制學院，應以充實自己和不斷的請願，以喚起當局之重視，而不是校刊上，自己臭罵一番，作不利于己的宣傳。

(五)杏園十四期說學校，決定不塑造徐校長的銅像，是出諸於全體同學表決的公意？抑或學校授意？我們寄望於國內等同學，拿出青年人的魄力，籌款完成此事，否則亦該退而求其次，學校的建築物一棟，應以紀念徐校長而命名 (Named in honor of)。世界各大學及各醫院均有自己的學術刊物，水準甚佳。我們是否能辦出像樣的刊物？由誰負責？均無清楚交代，創辦學報與鑄造銅像兩者並不相背，紀念徐校長，不可只在十四期杏園所言「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」就不了了之。

(六)對於教師的任期升遷，應有一定之標準，最好由教授會議通過，免為他校同學譏笑，我們班上「英文單字不會」、「風流鬼」、「作弊大王」竟在貴校當起教授來！

我們寫這些建議，心情有着無比的沉痛，也許是言之過切，但全是出自肺腑之言，我們還存著青年人的良知，最後希望我們「大家懷著感謝與同情的心願，我們的人生不知何等溫暖？」(杏園十四期Page7) 如果校方能勇於接受這些意見。

海外的吶喊

週明知